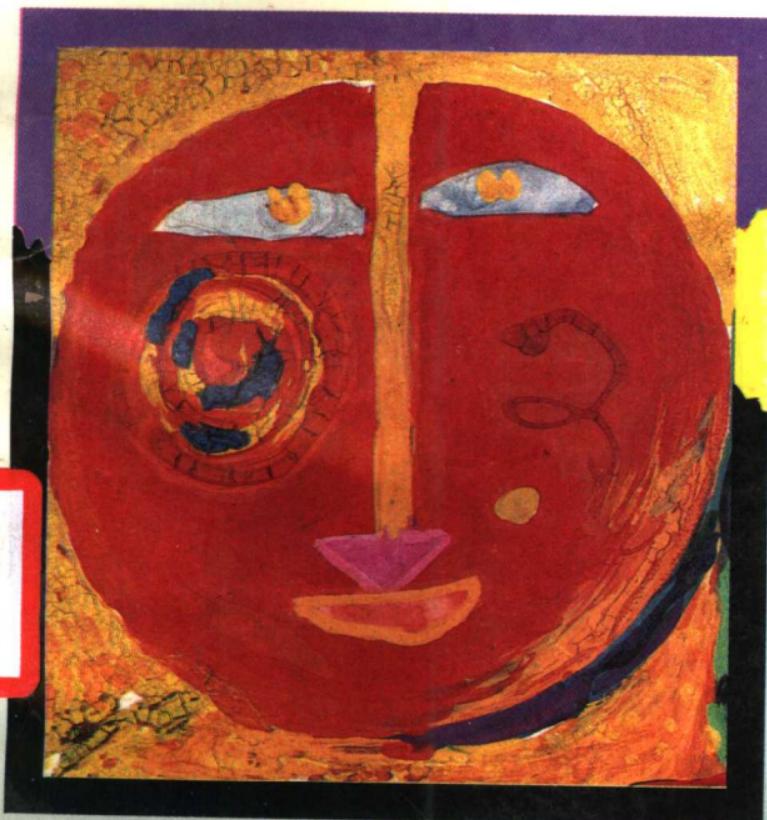


THE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一个年纪的 文学梦

●李师东 毛浩著



一个年纪的文学梦

李师东 毛浩 著

(京)新登字 145 号

一个年纪的文学梦

李师东 毛 浩 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铁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25 158 千字

印数：1—1600 册 定价：5.50 元

ISBN7-5008-1326-O/I · 318

目 录

上 篇

新时期文学与情绪化	(1)
“泛英雄”的人格主题	(16)
小说探索在 1985 年前后	(33)
“纪实风”的社会心理学考察	(45)
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现状分析	(63)
走向流行的“新写实”	(78)
“新写实”与原生态	(85)
1990 年的小说创作类型	(99)
地域文化的现代化	(112)
1991 年后的创作前景	(125)
一个年纪的文学梦	(137)
第四茬作者群	(149)

中 篇

个人与现实	(166)
纪实：从文学通向生活	(175)
从堂·吉诃德到桑丘？	(180)
故事的再造和发现	(187)
一种生存情景的复现	(192)
《天桥》中的叙事人	(196)
怎样的穿透	(204)
《闲粮》与小说家的作为	(213)
《一无所有》与平民情绪	(216)
写深沉与写平庸	(219)
阅读者的期待心理	(224)

下 篇

刘西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228)
涌动中的“次世代浪潮”	(242)
莫言小说的生命感觉方式	(248)
孟家庄：说不尽的历史和现实	(268)
你是一个说话人	(291)
陈怀国：人本分析一种	(304)
刘醒龙的意义	(316)

后 记

新时期文学与情绪化

我们所说的文学情绪，是指对时代精神和社会情绪的文学感觉。从一个时代的普遍情绪里，我们能够产生对于一定社会时期的基本印象和了解，而从文学表现的时代情绪里，更能得到关于社会的形象化的灵活而直接的感受。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生活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展开，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之一在于：文学注意到了与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层联系，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文学情绪。一些充满生气的中青年作家，努力通过自己的笔触感受时代的精神，自觉地寻求重心理重感受的感觉方式，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建设性的尝试。有些作家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出发，写出了饱含人生体验的情绪小说，有些作家努力把自己的情绪时代化、社会化，使之成为一种类型的群体感

受，少数作家已经具有了自己的文学感受方式。同时评论界注意用实践的观点来认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对印象、感觉、意境、氛围、境界等心理因素的探讨，虽然不尽周全，但启发了人们对文学情绪的认识。因此，文学对时代情绪的反应和文学批评对文学情绪的有意识的关注，这已经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文学情绪的基本内涵

努力表现历史变革时期人们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内容，这是当代的文学情绪特征。王蒙同志在创作他的一组以联想、象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作品（世称所谓“意识流”作品）的同时，写了一系列关于创作体验的随想和评论。“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的形式。……我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按：指作者个人经历）中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见王蒙文艺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第27页，下面所引只注页码）在认为“哪怕是最直观的描写，也无多多少少地浸染了作者的主观色彩”（9页）的同时，“坚信艺术的直觉、艺术的感觉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8页）王蒙对文学情绪的关注，是

显而易见的。作者还对“象征”和“联想”作出了自己的理解：“生活本身提供的形象，它具有象征意义。”（40页）“作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灵魂很丰富的人，他写到生活的某一个事情，某一个具体形象的时候，就流露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灵魂。读者从他写的具体形象上也就会联想到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110页）他也分析了创作中的联想成分：“……各种印象之间会发生联想。有时我们的心理活动不见得都是逻辑推理，而恰恰是联想。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忽然会想起另一件东西来。……联想是可以解释的，但解释是非常丰富的、灵活的，创造的乐趣和欣赏的乐趣正在这里。当然，联想有一个大致的趋向，但它不是绝对的，有时候联想比比喻更丰富、更自然。……有时候，恰恰是这些感觉、印象、联想，表现着一个人的情操、境界、心灵。”（84页）在王蒙看来，“联想”和“象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都离不开具体的形象，都有形象的多义性和一定指向性。联想和象征都是灵活而流动的，把心理感受放到一种不断发展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之中，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文学情绪的心理因素。王蒙所说的“联想”和“象征”，使我们想到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中一个充满灵性的概念——“兴”。在人与物与事的对应中，

“兴”是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中国古典诗歌文化重于抒情和表现，注重个人情绪与客观自然（具体形象）的和谐统一。在具体形象（意象）的多义性和作者主观情绪感受的丰富性、流动性之间形成对应；寓言于意象之中，征象于形象之中。这一生动活泼的过程就是“兴”，它是“感物而动”的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标志。而今天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场景和生活容量，还是作者思维活动的积极，艺术表现能力的进步，都远非古典诗歌创作所能匹比。但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所说的这个心灵化了的、并且以心灵为主体的驾驭具体形象的状态依然存在。由此，我们也想到了王蒙同志 1962 年写的一篇读鲁迅《雪》的文章：《〈雪〉的联想》（见《甘肃文艺》1979 年第 7 期）。作者认为《雪》“它表现的对象是普普通通的自然景物——雪，但在对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中，作家的深藏的、独特的心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作家的心境，又是自然而然地、自觉或者不完全自觉地反映着他所看到、感到、经历着的，比他所描写的对象本身广阔得多、也有意义得多的生活。”因此作者认为：“联想，……在文学欣赏（乃至创作）中，是思想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过渡：前一个对象往往是具体的、比较简单明白的，或者是自然界

的，后一个对象往往是更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复杂甚至不那么完全确定的、社会的。”作者接着说：“《雪》这篇文字（类似还有《秋夜》等），比较接近于我们古代所说的‘兴’体，‘兴者起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联想。它生动地描写景物，然而它不是一般的风物画，不是‘赋’，不那么直观、真实。它又不是寓言，不是‘比’，不是那样自觉地用一种对象作手段去表达另一种对象或另一种抽象的思想。”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不难为“联想”和“象征”找到一种传统的依据。朱熹说过：“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在指示一种思维形式的存在，是联想，是由一物向另一物的自由移动，也是象征，是从某一具体形象的多义性出发沿着一定的思维方向折射出新的含义，是一种以形象为折射点对相关联内容的渗透。彻底点说，兴是一种情绪。我们说的文学情绪，自然是包含着象征、联想、幻觉、变形、通感等各种心理感受的文学感觉。而从它所反映时代情绪的角度，文学又突破了感受性的内涵，而外延成一种精神、一种意识，成为考察一个时代的普遍气质和精神的审美物。

文艺批评显然是在及时消化文学创作在探索中提供的一些宝贵经验。新时期的文学评论，逐步重视

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文学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必要，从而引起了对文学观念新的探索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吴亮同志在《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典型”从外在化走向内在化，从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从人物化走向超人物化的过程，进一步提出典型人物性格之外，完全可以有典型的观念、情绪、感受、体验、心理等。这些理论上的探索是否严整全面，这是一个问题。但明确文学的观念、情绪、感受、体验、心理、意境、氛围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则是有意义的。正是由于这些可贵的探讨，文学情绪作为一种文学感觉，才能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情绪。

二、对当代文学情绪的动态考察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在完成对时代情绪的表现过程。迎接新时期的是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中喷放的激情。七八、七九年多出的“伤痕文学”，裸露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痛，不加遮掩地展出社会动乱中的污垢。动乱过后，人们的思考自然是复杂的，这应是一种补偿。而那时，意识活动的开阔和活跃，对我

们文学意识的发展也并非没有价值。很显然，新时期的文学首先在“实”上下足了功夫。谁都知道民族苦难的深重。而对现实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正给善于思考的文学家们以历史的沉重感。文学在沉思。

无论如何，《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是新时期文学中的得意之作，即使是那些从外篇移植进来的自然景物，也没让人们留意于它的来处和去所。对社会的沉思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压倒这些外来的自然风情。一种土地本身的痛苦、土地的希望在潇水上漫延：沉重的情绪就象从破鸡蛋壳里孵出希望一样，在悲壮沉郁地升腾。盘老五在险风恶浪中那荡人心魄的一跳，象精魂、象幽灵。他又活下来了。一个搭船上省城念书的高中生，以他有几分乡气的质地目睹这一切。他的目光是山林的目光，是乡野的目光。正是这种土地的目光，引起了人们的警醒。

难得的是青年。青年人都能是诗人。诗歌在平和的社会环境里，也许有能力更多地享受诗歌本身的情趣。然而在那个庄重的时期，它却象火。凝炼的有蓬勃诗情的句子，极权威地代表着一些青年求索者的情绪和意志。他们不无偏颇，因为他们年轻。然而他们那种对现实的不满足，想努力改变现状的勇气和热情，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力量。——

尽管他们的意念不无偏执，他们对传统的批判不无夸张（他们本不是十分富有）。

我们还是看一看在人生经历上更成熟、但历史的负担更重些的中年作家。谌容的《人到中年》把人物命运的起点放在一个昏迷而不停止思考的状态上。但是陆文婷终于走进了阳光。文学为陆文婷庆幸。“人到中年”写出的是故事，但流露的是情绪。《人到中年》的意愿引起了人们普遍心理上的共鸣。在中年作家群里，王蒙无疑是一位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出众者。当代文学中，最值得人们倾服的是那些同我们一起观察和思考生活，更以新闻报导似的及时和敏感，表现社会反映时代的作家。王蒙这个时期的小说表现了变革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和时代的发展趋势，因而显得机智，和活泼。《夜的眼》是能体现作者调动主观感受这一特点的一部作品。一位从边远地方来的人走进了都市的夜晚，走进了他曾经驻足过的城市。作者从汽车、民主、羊腿、足球中扩展自己的情绪。替别人办事情遭到冷遇的感受，是这一组情绪链上最大的情绪。作者把自己的感受经过主观的努力还原为客观的景象，来说明生活，说明生活中的失望、困惑、梦想和希望。“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

机在放音乐歌曲，这本身就够‘典型’的了。”（见前所引 65 页）《春之声》说的是 1980 年的情形。随着痛苦的心理历程，“内燃机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驰”，岳之峰从夜的眼睛里看到了“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仍然是写生活中不该有的失落和对生活本身的美好憧憬。《海的梦》“写的是情绪和意境”（48 页），海的梦曾经是有过的，“他”努力回味。“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这是一种情绪，这也是一种意境。在都市里、在原野上、在海边，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激动、痛苦地回溯着过去的失落，同时善良、热忱地祈求着未来和希望。这些善良、诚恳的愿望撩起人不尽的思绪，正是这些心绪能为时代蕴藏能量，喷射出执着的热情和能力。

当我们以这种激动的心情回述历史时，我们发现了战胜怨恨艾艾之后历史所应有的悲壮。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样说：“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浮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出虚伪的平静。水面上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骼、猎人的枪、垦荒队

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这样的“鬼沼”，吞没了“垦荒者”，但其余的垦荒者“在悲痛的日子里，开始在‘满盖荒原’上播种”。对往事的回述比对现实的情绪远要来得深沉来得悲壮而有份量：“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泡’，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头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啊，北大荒！”这是一种悲壮而又昂扬的力量。我们也从《船过青浪滩》里感受到这种悲壮的力量。它没有《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那么深沉凝重，然而更有气势。作者在险恶的急流中展示出人格的光辉。“篙尖抵在石缝里，下截扼住船头，她自己将身子缩成一尊称砣，死死地压住篙尾，任弯弓似的篙左右摇摆，她纹丝不动，绝不松手！”

也许我们会以为这些八二、八三年的作品是在人与自然的对举中凸现主体人格的力量；也许它们只在折射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也许我们认为它们在当时（尤其是八三年）是在酿成一种倾向——确乎如此，不论高下深浅，当时很有些小说是在写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的伟大，人的精神的闪光。然而一种倾向模糊了人们对现实的视野，只在人与自然的交融

与冲突中徘徊，至少是让人觉察到审美趣味的不足。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情迎接《北方的河》呢？再没有比北方的河里所燃烧的情绪更专执更郁勃更浓烈的了。一种情绪，一种铺天盖地的情绪在历史的舆图中，在原野上，在北方高朗的天空下升腾。一种历史的情绪，一种现实的情绪，一种未来的情绪，在北方的河上腾踔跃举。与其说作者是在历史和人生的前提下引发情绪，不如说是在为经过动乱的青年一代确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在时代中的位置。把他们对历史的沉思、对现实的感怀、对未来的渴望印在纸上——有了这篇小说的情绪，这一代人明显具备了某种思想家的气质。他们的现实根基不如前辈深厚，因而现实本身几乎不能承受住他们的思考。他们太冷峻，又太热情了。然而这一切又不正是在说明他们不满足、不安分的追求和奋斗精神吗？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存活在一定的年纪阶段中，人生的感喟无限，而时代、社会的发展是人生的大的轨迹，多么希望理想主义的色彩更有现实的理解因素和基础；多么希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通透些；多么希望在我们回嚼历史、展现人生时，能从我们身处的有限时空拔出来，而更加气派雄伟地面对一个更加浩荡、更加沉透、更加有魅力的既有

内陆、又有大海的世界；多么希望不仅在我们赖以寄身的自然里，而且在我们这个有魅力的社会里也直接弥漫着这些复杂的艰难的记忆和期待以及行动的光彩！

.....

三、当代文学情绪的发展趋势

我们结合新时期文学中比较典型的“情绪化”作品对当代文学情绪的巡视和考察是粗略、疏落的，但我们从当代文学中感受到了一种沉郁、慷慨而豪壮的力量。这是我们时代的情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体现。使我们欣喜的是，这道情绪正在以它的气势、它的力度向前奔涌。同时，我们以文学的眼光审视这道文学的情绪时，我们发现当代的文学情绪又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这种有力度有份量的文学情绪正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心理学所说的情绪，显然是不稳定和含糊的。文学情绪本身却是一种意绪，并且由于有了现实生活的依据，能呈现出物态化的主观色彩。它是超越心理情绪的。当我们在张承志等的作品中感受到漫透历史、现实、未来的情绪时，我们不再以为文学情绪只是一种朴素的心理情绪。当时代情绪所体现的浓烈的色彩在文学上闪光的时